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六十五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

詩曰： 萬里橋邊薛校書，枇杷窗下閉門居。
掃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領春風總不如。

這四句詩，乃唐人贈蜀中妓女薛濤之作。這個薛濤乃是女中才子，南康王韋臯做西川節度使時，曾奏表他做軍中校書，故人多稱為薛校書。所往來的，是高千里、元微之、杜牧之一班兒名流。又將浣花溪水造成小箋，名曰「薛濤箋」。

詞人墨客得了此箋，猶如拱璧。真正名重一時，芳流百世。

國朝洪武年間，有廣東廣州人田洙，字孟沂，隨父田百祿到成都赴教官之任。那孟沂生得風流標緻，又兼才學過人，書、畫、琴、棋之類無不通曉。學中諸生日與嬉游，愛同骨肉。過了一年，百祿要遣他回家。孟沂的母親心裡捨不得他去，又且寒官冷暑，盤費難處。百祿與學中幾個秀才商量，要在地方上尋一個館與兒子坐坐，一來可以早晚讀書，二來得些館資，可為歸計。這些秀才巴不得留住他，訪得附郭一個大姓張氏，要請一館賓。眾人遂將孟沂力薦於張氏，張氏送了館約，約定明年正月元宵後到館。至期，學中許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張家來。連百祿也自送去。張家主人曾為運使，家道饒裕。見是老廣文帶了許多時髦到家，甚為喜歡。開筵相待，酒罷各散，孟沂就在館中宿歇。

到了二月花朝日，孟沂要歸省父母。主人送他節儀二兩，孟沂藏在袖子裡了，步行回去。偶然一個去處，望見桃花盛開，一路走去看，境甚幽僻。孟沂心裡喜歡，佇立少頃，觀玩景致。忽見桃林中一個美人掩映花下，孟沂曉得是良人家，不敢顧盼，逕自走過，未免帶些賣俏身子，拖下袖來，袖中之銀，不覺落地。美人看見，便叫隨侍的丫鬟拾將起來，送還孟沂。孟沂笑受，致謝而別。

明日，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，只見美人與丫鬟仍立在門首。孟沂望著門前走去，丫鬟指道：「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。」

美人略略斂身，避入門內。孟沂見了丫鬟，敘述道：「昨日多蒙娘子美情，拾還遺金，今日特來造謝。」美人聽得，叫丫鬟請入內廳相見。孟沂喜出望外，急整衣冠，望門內而進，美人早已迎著至廳上，相見禮畢。美人先開口道：「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賓麼？」孟沂道：「然也。昨日因館中回家，道經於此，偶遺小物，得遇夫人盛情，命尊姬拾還，實為感激。」

美人道：「張氏一家親戚，彼西賓即我西賓。還金小事，何足為謝？」孟沂道：「欲問夫人高門姓氏，與敝東何親？」美人道：

「寒家姓平，成都舊族也。妾乃文孝坊薛氏女，嫁與平氏子康，不幸早卒，妾獨孀居於此。與郎君賢東乃鄉鄰姻婭，郎君即是通家了。」孟沂見說是孀居，不敢久留，兩杯茶罷，起身告退。美人道：「郎君便在寒舍過了晚去，若賢東曉得郎君到此，妾不能久留款待，覺得沒趣了。」即吩咐快辦酒饌，不多時，設著兩席，與孟沂相對而坐。坐中慇懃勸酬，笑語之間，美人多帶些謔浪話頭。孟沂認道是張氏至戚，雖然心裡技癢難熬，還拘拘束束，不敢十分放肆。美人道：「聞得郎君個儻俊才，何乃作儒生酸態？妾雖不敏，頗解吟詠。今遇知音，不敢愛丑，當一即君賞鑒文墨，唱和詞章。郎君不以為鄙，妾之幸也。」遂教丫鬟取出唐賢遺墨與孟沂看。孟沂從頭細閱，多是唐人真跡手翰詩詞，惟元稹、杜牧、高駢的最多，墨跡如新。孟沂愛玩不忍釋手，道：「此希世之寶也。夫人情鍾此類，真是千古釣人了。」美人謙謝。兩個談話有味不覺夜已二鼓，孟沂辭酒不飲，美人延入寢室，自薦枕席道：「妾獨處已久，今見郎君高雅，不能無情，願得奉陪。」孟沂道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兩個解衣就枕，魚水歡情，極其纏綿。枕邊切切可嚀道：「慎勿輕言。若賢東知道，彼此名節喪盡了。」

次日，將一個臥獅玉鎮紙贈與孟沂，送至門外道：「無事就來走走，勿學薄倖人！」孟沂道：「這個何勞吩咐。」孟沂到館，哄主人道：「老母想念，必要小生歸家宿歇，小生不敢違命留此。從今早來館中，夜歸家裡便了。」主人信了謊話，道：

「任從尊便。」自此，孟沂在張家，只推家裡去宿，家裡又在館中宿，竟夜夜到美人處宿了。整有半年，並沒有一個人知道。

孟沂與美人賞花、玩月、酌酒、吟詩，曲盡人間之樂。兩人每每你唱我和，做成聯句，如落花二十四韻，月夜五十韻，鬥巧爭妍，真成敵手。詩句太多，恐看官每厭聽，不能盡述。

只將他兩人四時回文詩表白一遍。美人詩道：

花朵幾枝柔傍砌，柳絲千縷細搖風。
霞明半嶺西斜日，月上孤村一樹松。（春）
涼回翠簾冰人冷，齒沁清泉夏月寒。
香篆裊風清縷縷，紙窗明月白團團。（夏）
蘆雪覆汀秋水白，柳風凋樹晚山蒼。
孤幃客夢驚空館，獨雁征書寄遠鄉。（秋）
天凍雨寒朝閉戶，雪飛風冷夜關城。
鮮紅炭火圍爐暖，淺碧茶甌注茗清。（冬）

這首詩怎麼叫做「回文」？因是順讀完了，倒讀轉去，皆可通得。最難得這樣渾成，非是高手不能。美人一揮而就，孟沂也和他四首道：

芳樹吐花紅過雨，入簾飛絮白驚風。
黃添曉色青舒柳，粉落晴香雪覆松。（春）
瓜浮甕水涼消暑，藕迭盤冰翠嚼寒。
斜石近階穿筍密，小池舒葉出荷團。（夏）
殘石鉤紅霜葉出，薄煙寒樹晚林蒼。
鸞書寄恨羞封淚，蝶夢驚愁怕念鄉。（秋）
風捲雪篷寒罷釣，月輝霜柝冷敲城。
濃香酒泛霞懷滿，淡影梅橫紙帳清。（冬）

孟沂和罷，美人甚喜。真是才子佳人，情味相投，樂不可言。

卻是好物不堅牢，自有散場時節。一日，張運使偶過學中，對老廣文田百祿說道：「令郎每夜歸家，不勝奔走之勞。」

何不仍留寒舍住宿，豈不為便？」百祿道：「自開館後，一向只在公家。只因老妻前日有疾，曾留得數日，這幾時並不曾來家宿歇，怎麼如此說？」張運使曉得內中必有蹊蹺，恐礙著孟沂，不敢盡言而別。是晚，孟沂告歸。張運使不說破他，只叫館僕尾著他去。到得半路，忽然不見。館僕趕去追尋，竟無下落。回來對家主說了。運使道：「他少年放逸，必然花柳人家去了。」館僕道：「這條路中，何曾有什麼妓館？」運使道：

「你還到他衙中間問看。」館僕道：「天色晚了，怕關了城門，出來不得。」運使道：「就在田家宿了，明日早晨來回我不妨。」

到了天明，館僕回話，說是不曾回衙。運使道：「這等，那裡去了？」正疑怪問，孟沂恰到。運使問道：「先生，昨宵宿於何處？」孟沂道：「家間。」運使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學生昨日叫人跟隨先生回去，因半路上不見了先生，小僕直到學中去問，先生不

曾到宅，怎如此說？」孟沂道：「半路上遇到一個朋友處講話，直到天黑回家，故此盛僕來時，問不著。」館僕道：

「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，方才回來的，田老爹見說了，甚是驚慌，要自來尋問。相公如何還說著在家的話？」孟沂支吾不來，顏色盡變。運使道：「先生若有別故，當以實說。」孟沂聽得，遮掩不過，只得把遇著平家薛氏的話說了一遍，道：

「此乃令親相留，非小生敢作此無行之事。」運使道：「我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地方？況親戚中也無平姓者。必是鬼祟。今後先生自愛，不可去了。」孟沂口裡應承，心裡那裡信他。傍晚又到美人家裡去，備對美人說形跡已露之意。美人道：「我已先知道了。郎君不必怨悔，亦是冥數盡了。」遂與孟沂痛飲，極盡歡情。到了天明，哭對孟沂道：「從此永別矣！」將出灑墨玉筆管一枝，送與孟沂道：「此唐物也。郎君慎藏在身，以為記念。」揮淚而別。

那邊張運使料先生晚間必去，叫人看著，果不在館。運使道：「先生這事必要做出來，這是我們做主人的干係，不可不對他父親說知。」遂步至學中，把孟沂之事備細說與百祿知道，百祿大怒，遂叫了學中一個門子，同著張家館僕，到館中喚孟沂回來。孟沂方別了美人，回到張家，想念道：「他說永別之言，只是怕風聲敗露，我便耐守幾時再去走動，或者還可相會。」正躊躇間，父命已至，只得跟著回去。百祿一見，喝道：「你書倒不讀，夜夜在那裡遊蕩？」孟沂看見張運使一同在家了，便無言可對。百祿見他不說，就拿起一條杖柱劈頭打去，道：「還不實告！」孟沂無奈，只得把相遇之事，及錄成聯句一本與所送鎮紙、筆管兩物多將來，道：「如此佳人，不容不動心，不必罪兒了。」百祿取來逐件一看，看那玉色是幾百年出土之物，管上有篆刻「渤海高氏清玩」六個字。又揭開詩來，從頭細閱，不覺心服。對張運使道：「物既稀奇，詩又俊逸，豈尋常之怪！我每可同了不肖子親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蹤跡看。」遂三人同出城來，將近桃林，孟沂道：「此間是了。」進前一看，孟沂驚道：「怎生屋宇俱無了。」百祿與運使齊抬頭一看，只見水碧山青，桃株茂盛。荊棘之中，有冢累累。張運使點頭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此地相傳是唐妓薛濤之墓，後人因鄭谷詩有『小桃花繞薛濤墳』之句，所以種桃百株，為春時游賞之所。賢郎所遇，必是薛濤也。」百祿道：

「怎見得？」張運使道：「他說所嫁是平氏子康，分明是平康巷了。又說文孝坊，城中並無此坊，『文孝』乃是『教』字，分明是教坊了。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時妓女所居。今云『薛氏』不是薛濤是誰？且筆上有『高氏』字，乃是西川節度使高駘，駘在蜀時，濤最蒙寵待，二物是其所賜無疑。濤死已久，其精靈猶如此，此事當心窮究了。」百祿曉得運使之言甚確，恐怕兒子還要著迷，打發他回歸廣東。後來孟沂中了進士，常對人說，便將二玉物為證。雖然想念，再不相遇了，至今傳有《田洙遇薛濤》故事。

小子為何說這一段鬼話？只因蜀中女子從來號稱多才，如文君、昭君，多是蜀中所生，皆有文才。所以薛濤一個妓女，生前詩名不減當時詞客，死後猶且詩興勃然。這也是山川的秀氣，唐人詩有云：

錦江膩滑峨眉秀，幻出文君與薛濤。

誠為千古佳話。至於黃崇緞女扮為男，做了相府掾屬，今世傳有《女狀元》，本也是蜀中故事。可見蜀女多才，自古為然。至今兩川風俗，女人自小從師上學，與男人一般讀書。還有考試進癘做青衫弟子，若在別處，豈非大段奇事？而今說著一家子的事，委曲奇咤，最是好聽。

從來女子守閨房，幾見裙釵入學堂？

文武習成男子業，婚姻也只自商量。

話說四川成都府綿竹縣有一個武官，姓聞名確，乃是衛中世襲指揮。因中過武舉兩榜，累官至參將，就鎮守彼處地方。家中富厚，賦性豪奢。夫人已故，房中有一班姬妾，多會吹彈歌舞。有一子，也是妾生，未滿三週；有一女兒，年十七歲，名曰蜚娥，丰姿絕世，卻是將門將種，自小習得一身武藝，最善騎射，真能百步穿楊，模樣雖是娉婷，志氣賽過男子。他起初因見父親是個武出身，受那外人指目，只說是個武弁人家，必須得個子弟，在鬻門出入，方能結交斯文士夫，不受人的欺侮。爭奈兄弟尚小，等他長大不得，所以一向妝做男子，到學堂讀書。外邊走動，只是個少年學生，到了家中內房，方還女扮。如此數年，果然學得滿腹文章，博通經史，這也是蜀中做慣的事。遇著提學到來，他就報了名，改為勝杰。說是勝過豪傑男人之意，表字俊卿，一般的人入了隊去考童生。一考就進了學，做了秀才。他男扮久了，人多認他做聞參將的小舍人。一進了學，多來賀喜。府縣迎送到家，參將也只是將錯就錯，一面歡喜開宴。蓋是武官人家，秀才乃極難得的。從此參將與官府往來，添了個幫手，有好些氣色。為此內外大小，卻像忘記他是女兒一般的，凡事盡是他支持過去。

他同學朋友，一個叫做魏撰，字撰之；一個叫做杜億，字子中。兩人多是出群才學，英銳少年，與聞俊卿意氣相投，學業相長，況且年紀差不多，魏撰之年十九，長聞俊卿兩歲，杜子中與聞俊卿同年，又是聞俊卿月生大些。三人就像一家兄弟一般，極是過得好，相約了同在學中一個齋舍裡讀書。兩個無心，只認做一件的好朋友。聞俊卿卻有意要在兩個裡頭揀一個嫁他。兩個人比起來，又覺得杜子中同年所生，凡事彷彿些，模樣也是他標緻些，更為中意，比魏撰之分外說得投機。杜子中見俊卿意思又好，丰姿又妙，常對他道：「我與兄兩人可惜多做了男子，我若為女，必當嫁兄；兄若為女，我必當娶兄。」魏撰之聽得，便取笑道：「而今世界盛行男色，久已顛倒陰陽，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？」聞俊卿正色道：「我輩俱是孔門子弟，以文藝相知，彼此愛重，豈不有趣？若想著淫昵，便把面目放在何處？我輩堂堂男子，誰肯把身子做頑童乎？魏兄該罰東道便好。」魏撰之道：「適才聽得子中愛慕俊卿，恨不得身為女子，故爾取笑。若俊卿不愛此道，子中也就變不及身子了。」杜子中道：「我原是一兩下的說話，今只說得一半，把我說得失便宜了。」魏撰之道：「三人這中，誰叫你小些，自然該吃虧些。」大家笑了一回。

俊卿歸家來，脫了男服，還是個女人。自家想道：「我久與男人做伴，已是不宜，豈可他日捨此同學之人，另尋配偶不成？畢竟只在二人之內了。雖然杜生更覺可喜，魏兄也自不凡，不知後來還是那個結果好？姻緣還在那個身上？」心中委決不下。他家中一個小樓，可以四望。一個高興，趁步登樓。見一隻烏鴉，在樓窗前飛過，卻去住在百來步外一株高樹上，對著樓窗呀呀的叫。俊卿認得這株樹，乃是學中齋前之樹，心裡道：「叵耐這業畜叫得不好聽，我結果它去。」跑下來自己臥房中，取了弓箭，跑上樓來，那烏鴉還在那裡狠叫。俊卿道：「我借這業畜，卜我一件心事則個。」扯開弓，搭上箭，口裡輕輕道：「不要誤我！」聽的一響，箭到處，那邊烏鴉墜地。這邊望去看見，情知中箭了，急急下樓來，仍舊改了男妝，要到學中看那枝箭下落。

且說杜子中在齋前閒步，聽得鴉鳴正急，忽然撲的一響，掉下地來。走去看時，鴉頭上中了一箭，貫睛而死。子中拔了箭出來，道：「誰有此神手？恰恰貫著它頭腦。」仔細看那箭上，有兩行細字道：

矢不虛發，發必應弦。

子中念道：「那人好誇口！」魏撰之所聽得，跳出來，急叫道：「拿與我看！」在杜子手中裡接了過去。正同著看時，忽然子中家裡有人來尋，子中掉著箭自去了。

魏撰之細看之時，八個字下邊還有「蜚娥記」三個字，想道：「蜚娥乃女人之號，難道女人中有此妙手？這也咤異。適才子中不見這三個字，若見時，必然還要稱奇了。」沉吟間，早有聞俊卿走將來，看見魏撰之拿了這枝箭，立在那裡。忙問道：「這枝箭是兄拾了麼？」撰之道：「箭自何來？兄卻如此盤問？」俊卿道：「箭上有字的麼？」撰之道：「因為有字，在此念想。」俊卿道：「念想些甚麼？」撰之道：「有『蜚娥記』三字。蜚娥必是女人，故此想著，難道有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？」

俊卿搗個鬼道：「不敢欺兄，蜚娥即是家姊。」撰之道：「令姊有如此巧藝，曾許聘那家了？」俊卿道：「未曾許人。」撰之道：

「模樣如何？」俊卿道：「與小弟有些廝像。」撰之道：「這等，必是極美的了。俗語道：『未看老婆，先看阿舅。』小弟尚未有室，吾兄與小弟做個撮合山何如？」俊卿道：「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。老父面前，只消小弟一說，無有不依。只未知家姊心下如何？」撰之道：「令姊面前也在吾兄幫襯，通家之雅，料無推拒。」俊卿道：「小弟謹記在心。」撰之喜道：「得兄應承，便十有八九了。誰想姻緣卻在此枝箭上，小弟謹當寶此以為後驗。」便把來收拾在拜匣內了。取出羊脂玉鬧妝一個遞與俊卿道：「以此

奉令姊，權答此箭，作個信物。」俊卿收來束在腰間。撰之道：「小弟作詩一首，道意於令姊何如？」俊卿道：「願聞。」撰之吟道：

聞得羅敷未有夫，支機肯許問津無？

他年得射如臯雉，珍重今朝僕射姑。

俊卿笑道：「詩意最妙，只是兄貌不陋，似太謙了些。」撰之笑道：「小弟雖不便似賈大夫之丑，卻與令姊相並，必是不及。」俊卿含笑自去了。

從此撰之胸中癡癡裡想著：聞俊卿有了姊姊，美貌巧藝，要得為妻。有了這個念頭，並不與杜子中知道。因為箭是他拾著的，今自己把做寶貝藏著，恐怕他知因，來要了去。誰想這個箭原有來歷，俊卿學射時，便懷有擇配之心。竹桿上刻那二句，固是誇著發矢必中，也暗藏個應弦的啞謎。他射那烏鴉之時，明知在書齋樹上，射去這枝箭，心裡暗卜一卦，看他兩人那個先拾得者，即為夫妻。為此急急來尋下落，不知是杜子中先拾著，後來掉在魏撰之手裡。俊卿只見在魏撰之處，以為姻緣有定，故假意說是姊姊，其實多暗隱著自己的意思。魏撰之不知其故，憑他搗鬼，只道真有個姊姊罷了。

俊卿固然認了魏撰之是天緣，心裡卻為杜子中十分相愛，好些撇打不下。歎口氣道：「一馬跨不得雙鞍，我又違不得天願。

他日別尋件事端，補還他美情吧。」明日，來對魏撰之道：

「老父與家姊面前，小弟十分攏掇，已有允意。玉闌妝也留在家姊處了。老父的意思，要等秋試過，待兄高捷了，方議此事。」魏撰之道：「這個也好，只是一言既定，再無翻變才妙。」

俊卿道：「有小弟在，誰翻變得？」魏撰之不勝之喜。

時值秋闈，魏撰之與杜子中、聞俊卿多考在優等，起送鄉試。兩人來拉了俊卿同走，俊卿與父參將計較，道：「女孩兒家只好瞞著人，暫時做秀才要子，若當真去鄉試，一下子中舉人，後邊露出真情來，就要鬧著奏請干休。事體弄大了，不好收場，決使不得。」推了有病不行。魏、杜兩生只得撇了自去赴試。揭曉之日，兩生多得中了。聞俊卿見兩家報了捷，也自歡喜。打點等魏撰之迎到家時，方把求親之話，與父親說知，圖成此親事。

不想安綿兵備道與聞參將不合。時值軍政考察，在按院處開了款數，遞了一個揭帖，誣他冒用國課，妄報功績，侵克軍糧，累贓巨萬。按院參上一本，奉聖旨著本處撫院提問。

此報一至，聞家合門慌做了一團。也就有許多衙門人尋出事端來纏擾。還虧得聞俊卿是個出名的秀才，眾人不敢十分囉唆。過不多時，兵道行個牌到府，說是奉旨犯人，把聞參將收拾在府獄中去了。聞俊卿自把生員出名去遞投訴，就求保候父親。府間准了訴詞，不肯召保。俊卿就央了新中的兩個舉人去見府尊。府尊說：「礙上司吩咐，做不得情。」三人袖手無計。

此時魏撰之自揣道：「他家患難之際，料說不得求親的閒話，只好不提，且一面去會試再處。」兩人臨行之時，又與俊卿作別。撰之道：「我們三人同心之友，我兩喜得僥倖。方恨俊卿因病蹉跎，不得同登，不想又遭此家難。而今我們匆匆進京去了，心下如割，卻是事出無奈。多致意尊翁，且自安心聽問，我們若少得進步，必當出力相助，來白此冤。」子中道：「此間官官相護，做定了圈套陷人。聞兄只在家營救，未必有益。我兩人進去，倘得好處，聞兄不若逕到京來商量，與尊翁尋個出場。還是那邊上流頭好辨白冤枉，我輩也好相機助力。切記！切記！」撰之又私自叮囑道：「令姊之事，萬萬留心。不論得意不得意，此番回來必求事諧了。」俊卿道：

「闈妝現在，料不使兄失望便了。」三人灑淚而別。

聞俊卿自兩人去後，一發沒有商量可救父親。虧得「官無三日急，倒有七日寬」，無非湊些銀子，上下分派，使用得停當，獄中的也不受苦，官府也不來急急要問，丟在半邊，做一件未結公案了。參將與女兒計較道：「這邊的官司既未問理，我們正好做手腳。我意欲修下一個辨本，做成一個備細揭帖，到京中訴冤。只沒個能幹的人去得，心下躊躇未定。」聞俊卿道：「這件事須得孩兒自去，前日魏、杜兩兄臨別時，也教孩兒進京去，可以相機行事。但得兩兄有一人得第，也就好做靠傍了。」參將道：「雖是你是個女中丈夫，是你去畢竟停當。

只是萬里程途，路上恐怕不便。」俊卿道：「自古多稱『緹縈救父』，以為美談。他也是個女子，況且孩兒男妝已久，游癢已過，一向算在丈夫之列，有甚去不得？雖是路途遙遠，孩兒弓矢可以防身，倘有甚麼人盤問，憑著胸中見識，也支持得過，不足為慮。只是須得個男人隨去，這卻不便。孩兒想得有個道理，家丁聞龍夫妻，多是苗種，多善弓馬。孩兒把他妻子也扮做男人，帶著他兩個，連孩兒共是三人一起走，既有婦女伏事，又有男僕跟隨，可以放心，一直到京了。」參將道：「既然算計得停當，事不宜遲，快打點動身便是了。」俊卿依命，一面去收拾。聽得街上報進士，說魏、杜兩人多中了。俊卿不勝之喜，來對父親說道：「有他兩人在京做主，此去一發不難做事。」

就揀定一日，作急起身。在學中動了一個遊學呈子，批一個文書執照，帶在身邊了。路經省下，再察聽一察聽上司的聲口消息。你道聞小姐怎生打扮？

飄飄巾幘，覆著兩鬢青絲；窄窄靴鞋，套著一雙玉筍。上馬衣裁成短後，蠻獅帶妝就偏垂。裹一張玉葩弓，想開時，舒臂扭腰多體態；插幾枝雁翎箭，看放處，猿啼鷓落逞高強。爭羨道，能文善武的小郎君；怎知是，女扮男妝的喬秀士？

一路來到了成都府中，聞龍先去尋下了一所幽靜飯店。聞俊卿後到，歇下了行李。叫聞龍妻子取出帶來的山菜幾件，放在碟內，內店中取了一壺酒，斟著慢吃。

又是無巧不成話。那坐的所在，與隔壁人家窗口相對，只隔得一個小天井。正吃之間，只見那邊窗裡一個女子掩著半窗，對著聞俊卿不轉眼的看。及至聞俊卿抬起眼，那邊又閃了進去。遮遮掩掩，只不走開。忽地打個照面，乃是個絕色佳人。聞俊卿想道：「原來世間有這樣標緻的？」看官，你道此時若是個男人，必然動了心，就想妝出些風流家數，兩下做起光景來。怎當得聞俊卿自己也是個女身，那裡放在心上？一面取飯來吃了，且自衙門前幹正事去。到得出了半日，傍晚轉來。俊卿剛得坐下，隔壁聽見這裡有人聲，那個女子又在窗邊來看。俊卿私下自笑道：「看我做甚？豈知我與你是一般樣的！」正嗟歎間，只見門外一個老姥走將進來，手中拿著一個小榼兒。見了俊卿，放下榼子，道了萬福，對俊卿道：「隔壁景家小娘子見舍人獨酌，送兩件果子與舍人當茶。」

俊卿開看，乃是南充黃柑、順慶紫梨各十來枚。俊卿道：「小生在此經過，與娘子非親非戚，如何承此美意？」老姥道：

「小娘子說來，此間來萬去千的人，不曾見有似舍人這等丰標的，必定是富貴家的出身。及至問人來，說是參府中小舍人，小娘子說這俗店無物可口，叫老媳婦送此二物來解渴。」俊卿道：「小娘子何等人家，卻居此間壁？」老姥道：「這小娘子是井研景少卿的小姐。只因父母雙亡，他依著外婆家住。他家裡自有萬金家事，只為尋不出中意的丈夫，所以還未嫁人。外公是此間富員外，這城中極興的客店，多是他家的房子，何止有十來處，進益甚廣。只有這裡幽靜些，卻同家小每住在間壁。他也不敢主張把外甥許人，恐怕錯了對頭，後來怨恨。

常對景小娘子道：『憑你自家看得中意的，實對我說，我就主婚。』這個小娘子也古怪，自來會揀相人物，再不曾說那一個好。方才見了舍人，便十分稱贊。敢是與舍人有些姻緣動了？」

俊卿不好答應，微微笑道：「小生那有此福？」老姥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老媳婦且去看。」俊卿道：「致意小娘子，多承佳惠，客中無可奉答，但有心感盛情。」老姥去了，俊卿自想一想，不覺失笑道：「這小娘子看上了我，卻不枉費春心？」吟詩一首，聊寄其意。詩云：

為念相如渴不禁，交梨邛桔出芳林。

卻慚未是求風客，寂寞囊中綠綺琴。

次日早起，老姥又來。手中將著四枚剝淨的熟雞子，做一碗盛著，同了一小壺好茶，送到俊卿面前，道：「舍人吃點心。」俊卿道：「多謝媽媽盛情。」老姥道：「這是景小娘子昨夜吩咐了老身支持來的。」俊卿道：「又是小娘子美情，小生如何消受？有一詩奉謝，煩媽媽與我帶去。」俊卿就把昨夜之詩寫在紙上，封好了，付媽媽。詩中分明是推卻之意。媽媽將去與小景小姐看了，景小姐一心喜著俊卿，見他以相如自比，反認做有意於文君，後邊二句，不過是謙讓些說話。遂也回他一首，和其末韻云：

宋玉牆東思不禁，願為比翼止同林。

知音已有新裁句，何用重挑焦尾琴。

吟罷，也寫在烏絲繡紙上，教老姥送將來。俊卿看罷，笑道：「原來小姐如此高才！難得，難得！」俊卿見他來纏得緊，生一個計較，對老姥道：「多謝小姐美意，小生不是無情，爭奈小生已聘有妻室，不敢欺心妄想。上復小姐，這段姻緣，種在來世吧。」老姥道：「既然舍人已有了親事，老身回覆了小娘子，省得他牽腸掛肚，空想壞了。」老姥去後，俊卿自出門去打點衙門事體，央求寬緩日期。諸色停當，到了天晚，才回得下處。是夜無話。

來日天早，這老姥又走將來，笑道：「舍人小小年紀，倒會掉謊，老婆滾到身邊，推著不要。昨日回了小娘子，小娘子教我問一問兩位管家，多說道：『舍人並不曾聘娘子過。』小娘子喜歡不勝，已對員外說過，少刻員外自來奉拜說親，好歹要成事了。」俊卿聽罷，呆了半晌，道：「這冤家帳，那裡說起？只索收拾行李起來，趁早去了吧。」吩咐聞龍與店家會了鈔，急待起身，只見店家走進來報道：「主人富員外相拜聞相公。」說罷，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笑嘻嘻進來，堂中望見了聞俊卿，先自歡喜，問道：「這位小相公，想就是聞舍人了麼？」老姥還在店內，也跟將來，說道：「正是這位。」富員外把手一拱，道：「請過來相見。」聞俊卿見過了禮，整了客座，坐了。富員外道：「老漢無事，不敢冒叩新客。老漢有一外甥，乃是景少卿之女，未曾許著人家。舍甥立願不肯輕配凡流，老漢不敢擅做主張，憑他意中自擇。昨日對老漢說，『有個聞舍人，下在本店，丰標不凡，願執箕帚。』所以要老漢自來奉拜，說此親事。老漢今見足下，果然俊雅非常。舍甥也有幾分姿容，況且粗通文墨，實是一對佳偶，足下不可錯過。」聞俊卿道：「不敢欺老丈，小生過蒙令甥謬愛，豈敢自外。一來令甥是公卿閥閱，小生是武弁門風，恐怕攀高不著；二來老父在難中，小生正要入京辨冤，此事既不曾告過，又不好為此擔擱，所以應承不得。」員外道：「舍人是簪纓世胄，況又是鬻宮名士，指日飛騰，豈分甚麼文武門楣？若為令尊之事，慌速入京，何不把親事議定了，待歸時稟知令尊，方才完娶。既安了舍甥之心，又不誤了足下之事，有何不可？」聞俊卿無計推托，心下想道：「他家不曉得我的心病，如此相逼，卻又不好十分過卻，打破機關。我想魏撰之有竹箭之緣，不必說了。」

還有杜子中更加相厚，倒不得不閃下了他。一向有個主意，要在骨肉女伴裡邊別尋一段姻緣，發付他去。而今既有此事，我不若權且應承，定下在這裡。他日作成了杜子中，豈不為妙？

那時曉得我是女身，須怪不得我說謊。萬一杜子中也不成，那時也好開交了。不像而今礙手。」算計已定，就對員外說：

「既承老丈與令甥如此高情，小生豈敢不受人提掣！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為定，待小生京中回來，上門求娶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就在身邊解下那個羊脂玉鬧妝，雙手遞與員外，道：「奉此與令甥表信。」富員外千歡萬喜，接受在手，一同老姥去回覆景小姐，道：「一言已定了。」員外就叫店中辦起酒，與聞舍人餞行。俊卿推卻不得，吃得盡歡而罷。

相別了起身上路，少不得風餐水宿，夜住曉行。不一日，到了京城。叫聞龍先去打聽魏、杜兩家新進士的下處。問著了杜子中一家，原來那魏撰之已在部給假回去了。杜子中見說聞俊卿來到，不勝之喜，忙差長班來接到下處。兩人相見，寒溫已畢，俊卿道：「小弟專為老父之事，前日別時承兄每吩咐入京圖便，切切在心。後聞兩兄高發，為此不辭跋涉，特來相托。不相魏撰之已歸，今幸吾兄尚在京師，小弟不致失望了。」杜子中道：「仁兄先將老伯被誣事款做一個揭帖，逐一辯明，刊刻起來，在朝門外逢人就送。等公論明白了，然後小弟央個相好的同年，在兵部的條陳別事帶上一段，就好到本籍去生發出脫了。」俊卿道：「老父有個本稿，可以上得否？」子中道：「而今重文輕武，老伯是按院題的，若武職官出名自辯，他們不容起來，反致激怒，弄壞了事。不如小弟方才說的為妙。仁兄不要輕率。」俊卿道：「感謝指教。小弟是書生之見，還求仁兄做主行事。」子中道：「異性兄弟，原是自家身上的事，何勞叮嚀。」俊卿道：「撰之為何回去了？」

子中道：「撰之原與小弟同寓了多時，他說有件事，要來與仁兄商量。問其何事，又不肯說。小弟說仁兄見吾二人中了，未必不進京來。他說這是不可期的，況且事體要在家裡做的，必要先去，所以告假去了。正不知仁兄卻又到此，可不兩相左了。敢問仁兄，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？」俊卿明知為婚姻之事，卻只做不知，推說道：「連小弟也不曉得他為甚麼，想來無非為家裡的事。」子中道：「小弟也替他沒甚麼，為何恁地等不得？」兩個說了一回，子中吩咐治酒接風，就叫聞家家人安頓好了行李，不必別尋寓所，只在此間同寓。這是子中先前與魏家同寓，今魏家去了，房舍盡有，可以下得聞家主僕三人。子中又吩咐打掃聞舍人的臥房，就移出自己的榻來，相對鋪著，說：「晚間可以聯牀清話。」俊卿看見，心裡有些突兀起來，想道：「平日與他們同學，不過是日間相與，會文會酒，並不看見我的臥起，所以不得看破。而今多在一間房內了，須閃避不得，露出馬腳來，怎麼處？」卻又沒個說話可以推掉得兩處宿。只是自己放著精細，遮掩過去便了。

雖是如此說，卻是天下的事是真難假，是假難真。亦且終日相處，這些細微舉動，水火不便的所在，那裡妝飾得許多來？聞俊卿日間雖是長安街上去送揭帖，做著男人的勾當，晚間宿歇之處，有好些破綻現出在杜子中的眼裡。子中是個聰明的人，有甚不省得的事？曉得有些詫異，越加留心閒觀，越看越來了。

這日，俊卿出去，忘鎖了千拜匣，子中偷揭開來一看，多是些文翰柬帖，內有一幅草稿。寫著道：

成都錦竹縣信女聞氏，焚香拜告關真君神前：願保父聞確冤情早白，自身安穩還鄉，竹箭之期，鬧妝之約，各得如意。謹疏。

子中見了拍手道：「眼見得公案在此了。我枉為男子，被他瞞過了許多時。今不怕他飛上天去，只是後邊兩句解它不出，莫不許過了人家？怎麼處？」心裡狂蕩不禁。

忽見俊卿回來，子中接在房裡坐了，看著俊卿只是笑。俊卿疑怪，將自己身子上下前後看了又看，問道：「小弟今日有何舉動差錯了，仁兄見哂之甚？」子中道：「笑你瞞得我好。」

俊卿道：「小弟到此來做的事，不曾瞞仁兄一些。」子中道：

「瞞得多哩！俊卿自想麼。」俊卿道：「委實沒有。」子中道：

「俊卿記得當初同齋時言語麼？原說弟若為女，必當嫁兄；兄若為女，必當娶兄。可惜弟不能為女，誰知兄果然是女，卻瞞了小弟，不然娶兄多時了。怎麼還說不瞞？」俊卿見說著心病，臉上通紅起來，道：「誰是這般說？」子中袖中摸出這紙疏頭來，道：「這須是俊卿的親筆。」俊卿一時低頭無語。

子中就挨過來坐在一處了，笑道：「一向只恨兩雄不能相配，今卻遂了人願也。」俊卿站了起來道：「行蹤為兄識破，抵賴不得了。只有一件，一向承兄過愛，慕兄之心，非不有之。

爭奈有件緣事，已屬了撰之，不能再以身事兄，望兄見諒。」

子中愕然道：「小弟與撰之同為俊卿窗友，論起相與意氣，還覺小弟勝他一分。俊卿何得厚於撰之，薄於小弟乎？況且撰之又不在此間，何『現鐘不打，反去煉鋼』，這是何說？」俊卿道：「仁兄有所不知，仁兄可看疏上竹箭之期的說話麼？」

子中道：「正是不解。」俊卿道：「小弟因為與兩兄同學，心中願卜所從，那日向天暗禱：箭到處，先拾得者即為夫婦。後來這箭卻在撰之處，小弟詭說是家姐所射。撰之遂一心想慕，把一個玉鬧妝為定。此時小弟雖不明言，心已許下了。此天意有屬，非小弟有厚薄也。」子中大笑道：「若如此說，俊卿宜為我有無疑了。」俊卿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子中道：「前日齋中之箭，原是小弟

拾得，看見桿上有兩行細字，以為奇異。正在念誦，撰之聽得，走出來，在小弟手裡接去觀看。此時偶然家中接小弟，就把竹箭掉在撰之處，不曾取得。何嘗是撰之拾取的？若論俊卿所卜天意，一發正是小弟應占了。撰之他日可問，須混賴不得。」俊卿道：「既是曾見箭上字來，今可記得否？」子中道：「雖然看時節倉猝無心，也還記是『矢不虛發，發必應弦』八個字，小弟須是造不出。俊卿見說得是真，心裡已自軟了。說道：「果是如此，乃天意了。只是枉了魏撰之望空想了許多時，而今又趕將回去，日後知道，甚麼意思？」子中道：「這個說不得。從來說『先下手為強』，況且原該是我的。」就擁了俊卿求歡，道：「相好兄弟，而今得同衾枕，天上人間，無此樂矣。」俊卿推拒不得，只得含羞走入幃帳之內，一任子中所為。

事畢，聞小姐整容而起，歎道：「妾一生之事，付之郎君，妾願遂矣。只是哄了魏撰之，如何回他？」忽然轉了一想，將手牀上一拍道：「有處法了。」杜子中倒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這事有甚麼處法？」小姐道：「好教郎君得知，妾身前日行至成都，在客店內安歇，主人有個甥女，窺見了妾身，對他外公說了，逼要相許。是妾身想個計較，將信物權定，推道歸時完娶。當時妾身意思，道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約，恐怕冷淡了郎君。又見那個女子才貌雙全，可為君配，故此留下這頭姻緣。今妾既歸君，他日回去，魏撰之問起所許之言，就把這家的說合與他成了，豈不為妙？況且當時只說是姊姊，他心裡並不曾曉得是妾身自己，也不是哄他了。」子中驚道：「這個最好，足見小姐為朋友的美情。有了這個出場，就與小姐配合，與撰之也是無嫌了。誰曉得途中又有這件奇事？還有一件要問，途中認不出是女客，不必說了，但小姐雖然男扮，同兩個男漢行走，好些不便。」小姐笑道：「誰說同來的多是男人？他兩個原是一對夫婦，一男一女，打扮做一樣的。所以途中好伏侍走動，不必避嫌也。」子中也笑道：「有其主必有其僕，有才思的人，做來多是奇怪的事。」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詩，拿出來與子中看。子中道：「世界也還有這般的女人？魏撰之得之，也好意足了。」

小姐再與子中商量著父親之事。子中道：「而今說是我丈人，一發好措詞出力。我吏部有個相知，先央他把做對頭的兵道調了地方，就好營為了。」小姐道：「這個最是要著。郎君在心則個。」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，數日之間，推升本上，已把兵道改升了廣西地方。子中來回覆小姐道：「對頭改去，我今作速討個差，與你回去，救取岳丈了事。此間辨白已透，撫按輕擬上來，無不陪當了。」小姐愈加感激，轉以恩愛。子中討下差來，解餉到山東地方，就便回籍。

小姐仍舊扮做男人，一同聞龍夫妻擎弓帶箭，照前妝束，騎了馬傍著子中的官轎，家人原以舍人相呼。行了幾日，將過鄭州，曠野之中，一杖響箭擦官轎射來。小姐曉得有歹人來了，吩咐轎上：「你們只管前走，我在此對付他。」真是「忙家不會，會家不忙」，扯出囊弓，扣上弦，搭上箭，只見百步之外，一騎馬飛也似的跑來，小姐掣開弓，喝聲道：「著！」

那邊人不防備的，早中了一箭，倒撞下馬，在地下掙扎。小姐疾鞭著坐馬趕上前轎，高聲道：「賊人已了當了，放心前去。」一路的人多贊稱小舍人好箭，個個忌憚。子中轎裡得意，自不必說。自此完了公事，平平穩穩到了家中。

父親聞參將已因兵道升去，保候在外了。小姐進見，備說了京中事體及杜子中營為調去了兵道之事。參將感激不勝，說道：「如此大恩，何以為報？」小姐又把被他識破，已將身子嫁他，共他同歸的事也說了。參將也自喜歡，道：「這也是郎才女貌，配得不枉了。你快改了妝，趁他今日榮歸吉日，我送你過門去吧。」小姐道：「妝還不好改得，且等會過了魏撰之看。」參將道：「正要對你說，魏撰之自京中回來，不知為何只管叫人來打聽，說我有個女兒他要求聘。我只說他曉得些風聲，是來說你了。及至問時，又說是同窗舍人許他的，仍不知你的事。我不好回得，只是含糊說等你回家。你而今要會他怎的？」小姐道：「其中有許多委曲，一時說不及，父親日後自明。」

正說話間，魏撰之來相拜。原來魏撰之正為前日婚姻事在心中放不下，故此就回。不想問著聞舍人又已往京，叫人探聽舍人有個姐姐的說話，一發言三語四，不得明白。有的說：「參將只有兩個舍人，一大一小，並無女兒。」又有的說：

「參將有個女兒，就是那個舍人。」弄得魏撰之滿肚疑心，胡猜亂想。見說聞舍人已回，所以亟亟來拜，要問明白。聞小姐照舊時家數接了進來，寒溫已畢。撰之急問道：「仁兄，令姊之說如何？小弟特為此趕回來的。」小姐道：「包管兄有一位好夫人便了。」撰之道：「小弟叫人宅上打聽，其言不一，何也？」小姐道：「兄不必疑，玉闌妝已在一個人處，待小弟再略調停，準備迎娶便了。」撰之道：「依兄這等說，不像是令姐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杜子中盡知端的，兄去問他就明白。」撰之道：「兄何不就叫明說了？又要小弟去問。」小姐道：「中多委曲，小弟不好說得，非子中不能詳言。」說得魏撰之愈加疑心。

他正要去拜杜子中，就急忙起身來到杜子中家裡，不及說別樣說話，忙問聞俊卿所言之事。杜子中把京中同遇，識破了他女身，已成夫婦，始末根由，說了一遍。魏撰之驚得木呆，道：「前日也有人如此說，我卻不信。誰曉得聞俊卿果是女身？這分明是我的姻緣，平日錯過了。」子中道：「怎見得是兄的？」撰之述當初拾箭時節，就把玉闌妝為定的說話，子中道：「箭本小弟所拾，原係他向天暗卜的。只是小弟當時不知其故，不曾與兄取得此箭在手，今仍歸小弟，原是天意。」

兄前日只認是好令姐，原未嘗屬意他自身。這個不必追悔，兄只管開妝之約不脫空罷了。」撰之道：「符已去矣，怎麼還說不脫空？難道真還有個令姐？」子中又把聞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其女才貌非常，那日一時難推，就把兄的開妝權定在彼。而今想起來，這就有個定數在裡邊了。豈不是兄的姻緣麼？」撰之道：「怪不得聞俊卿道：『自己不好說』，原來有許多委曲。只是一件，雖是聞俊卿已定下在彼，他家又不曾曉得明白，小弟難以自媒，何由得成？」子中道：

「小弟與聞氏雖已成夫婦，還未曾見過岳翁。打點就是今日迎娶，少不得還借一個媒妁。而今就煩兄與小弟做一做，小弟成禮之後，代相恭敬，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。」撰之大笑道：「當得，當得。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夢中，又被兄占了頭籌，而今不使小弟脫空，也還算是好了。既是這等，小弟先到聞宅去道意，兄可隨後就來。」

魏撰之討大衣服來換了，竟抬到聞家。此時間小姐已改了女妝，不出來了。聞參將自己出來接著，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，聞參將道：「小女嬌癡慕學，得承高賢不棄，今幸結此良緣，兼葭倚玉，惶恐，惶恐。」聞參將已見女兒說過門，諸色準備停當。門上報說：「杜翁來迎親了。」鼓樂喧天，杜子中穿了大紅衣服，抬將進門。真是少年郎君，人人稱羨。走到堂中，站了位次，拜見了聞參將，請出小姐來，又一同行禮。謝了魏撰之，啟轎而行。迎至家裡，拜告天地，見了祠堂，杜子中與聞小姐正是新親舊朋友，喜喜歡歡，一樁事完了。

只是魏撰之有些眼熱，心裡道：「一樣的同窗朋友，偏是他兩個成雙。平時杜子中分外相愛，常恨不將男作女，好做夫妻，誰知今日竟遂其志，也是一段奇話。只所許我的事，未知果是如何？」次日，就到子中家裡賀喜，隨問其事。子中道：

「昨晚弟婦就和小弟計較，今日專為此要同到成都去。弟婦誓欲以此報兄，全其口信，必得佳音，方回來報。」撰之道：

「多感，多感。一樣的同窗，也該記念著我的冷靜。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？」子中走進去，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韻之詩與撰之看了，撰之道：「果得此女，小弟便可以妒兄矣。」子中道：

「弟婦贊之不容口，大略不負所舉。」撰之道：「這件事做成，真愈出愈奇了，小弟在家願望。」俱大笑而別。杜子中把這些說話與聞小姐說了，聞小姐道：「他盼望久了的，也怪他不得。」

只索作急成都去，周全了這事。」

小姐仍舊帶了聞龍夫妻跟隨，同杜子中到成都來。認著前日飯店，歇在裡頭了。杜子中叫聞龍拿了帖逕去拜富員外，員外見說是新進士來拜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，吃了一驚，慌忙迎接進去，坐下了，道：「不知為何大人貴足賜臨賤地？」子中道：「學生在此經過，聞知有位景小姐，是老丈令甥，才貌出眾。有一敝友，也叨過甲第了，欲求為夫人，故此特來奉訪。」員外道：「老漢有個甥女，他自要擇配，前日看了一個進京的聞舍人，已納下聘物，大人見教遲了。」子中道：

「那聞舍人也是敝友，學生已知他另有所就，不來娶令甥了，所以敢來作伐。」員外道：「聞舍人也是讀書君子，既已留下信物，兩心相許，怎誤得人家兒女？舍甥女也畢竟要等他的回信。」子中將出前日景小姐的詩箋來，道：「老丈試看此紙，不是令甥

寫與聞舍人的麼？因為聞舍人無意來娶了，故把與學生做執照，來為敝友求令甥。即此是聞舍人的回信了。」員外接過來看，認得是甥女之筆，沉吟道：「前日聞舍人也曾說道聘過了，不信其言，逼他應成的。原來當真有這話，老漢且與甥女商量一商量，來回覆大人。」

員外別了，進去了一會，出來道：「適間甥女見說，甚是不快。他也說得是：『就是聞舍人負了心，是必等他親身見一面，選了他玉闌妝。以為訣別，方可別議姻親。』」子中笑道：

「不敢欺老丈說，那玉闌妝也即是敝友魏撰之的聘物，非是聞舍人的。聞舍人因為自己已有姻親，不好回得，乃為敝友轉定下了。是當日埋伏機關，非今日無因至前也。」員外道：

「大人雖如此說，甥女豈肯心休，必得聞舍人自來說明，方好處分。」子中道：「聞舍人不能復來，有拙荆在此。可以進去一會令甥，等他與令甥說這些備細，令甥必當見信。」員外道：

「有尊夫人在此，正好與甥女面會一會。有言可以盡吐，省得傳消息。最妙，最妙。」

就叫前日老姥來接杜夫人，老姥一見聞小姐舉止形容，有些面善，只是改妝過了，一時想不出。一路想著，只管遲疑，接到間壁。裡邊景小姐出來相迎，各叫了萬福。聞小姐對景小姐道：「認得聞舍人否？」景小姐見模樣廝像，還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，答道：「夫人與聞舍人何親？」聞小姐道：「小姐恁等識人，難道這樣眼鈍？前日到此，過蒙見愛的舍人，即妾身是也。」景小姐吃了一驚，仔細一認，果然一毫不差。連老姥也在旁拍手道：「是呀，是呀。我方才道面龐熟得緊，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。」景小姐道：「請問夫人前日為何這般打扮？」聞小姐道：「老父有難，進京辯冤，故喬妝作男，以便行路。所以前日過蒙見愛，再三不肯應承者，正為此也。後來見難推卻，又不敢實說真情，所以代友人納聘，以待後來說明。今納聘之人，已登黃甲，年紀也與小姐相當，故此愚夫婦特來奉求，與小姐了此一段姻親，報答前日厚情耳。」景小姐見說，半晌做聲不得。老姥在旁道：「多謝夫人美意，只是那位老爺姓甚名誰？夫人如何也叫他是友人？」聞小姐道：

「幼年時節曾共學堂，後來同在庠中，與我家相公，三人年貌多相似，是異姓骨肉。知他未有親事，所以前日就有心替他結下了。這人姓魏，好一表人物，就是我相公同年，也不辱沒了小姐。小姐一去，也就做夫人了。」

景小姐聽了這一篇說話，曉得是少年進士，有甚麼不喜歡？叫老姥陪住了聞小姐，背地去把這些說話備細告訴員外。

員外見說許個進士。豈有不攬撥之理，真個是一讓一個肯，回覆了聞小姐。轉說與杜子中，一言已定。富員外設起酒來謝謀，外邊款待杜子中，內裡景小姐作主，款待杜夫人。兩個小姐，說得甚是投機，盡歡而散。

約定了回來，先教魏撰之納幣，揀個吉日，迎娶回家。花燭之夕，見了模樣，如獲天人。因說起聞小姐闌妝納聘之事，撰之道：「那聘物原是我的。」景小姐問：「如何卻在他手裡？」

魏撰之又把先時竹箭題字，杜子中拾得，掉在他手裡，認做另有個姐姐，故把玉闌妝為聘的根由，說了一遍，齊笑道：

「彼此夙緣，顛顛倒倒，皆非偶然也。」

明日，撰之取出竹箭來與景小姐看，景小姐道：「如今只該還他了。」撰之就提筆寫一束與子中夫妻道：

既歸玉環，返卿竹箭。兩段姻緣，各從其便。一笑，一笑。

寫罷，將竹箭封了，一同送去。杜子中收了，與聞小姐拆開來看，方見八字之下，又有「蜚蛾記」三字。問道：

「『蜚蛾』怎麼解？」聞小姐道：「此妾閨中之名也。」子中道：

「魏撰之錯認了令姊，就是此三字了。若小生當時曾見此三字，這箭如何肯便與他！」聞小姐道：「他若沒有這箭起這些因頭，那裡又絆得景家這頭親事來！」兩人又笑一回，又題了一束戲他道：

環為舊物，箭亦歸宗。兩俱錯認，各不落空。一笑，一笑。

從此兩家往來，如同親兄弟姊妹一般。兩個甲科與聞參將辯白前事，世間情面那有不讓縉紳的？逐件贓罪得以開釋，只處得他革任回衛。聞參將也不以為意了。後邊魏、杜兩人俱為顯官，聞、景二小姐各生子女，又結了婚姻，世交不絕。這是蜀多才女，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話。卓文君成都當壚，黃崇嘏相府掌記，卻又平平了。

詩曰：

世上誇稱女丈夫，不聞巾幗竟為儒。

朝廷若也開科取，未必無人待賈沽。